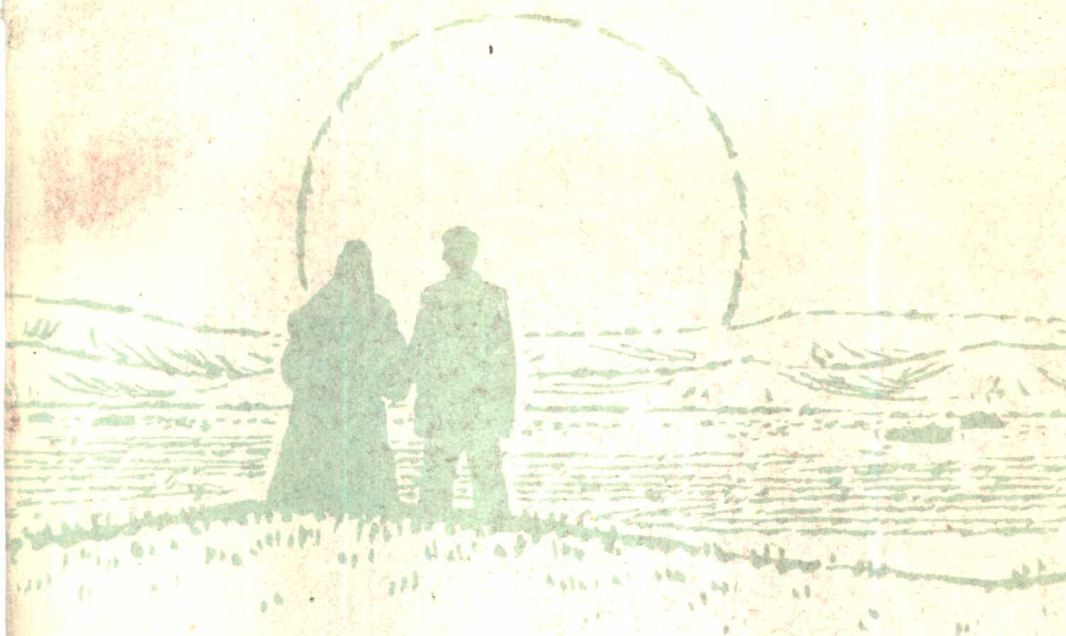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高原深处的人们

范向东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高原深处的人们

范向东 著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十月

责任编辑：张蜀华

封面及插图设计：韩 宁

高原深处的人们

范向东 著

•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

西藏新华书店发行

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75

1982年12月拉萨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500

统一书号：10170·100

定 价：0.72元

楔子

记得年轻的时候，
心有翅膀一对；
想摘明月作胸饰，
欲采星星当耳坠。

——西藏民歌

我们戈县，位于号称“世界屋脊”的青藏高原深处，境内雪山起伏，大江奔突，草场辽阔。县里有许多干部。有的峥嵘峭拔如突兀的山岩，有的和善平易如坦缓的草坡；有的善良纯洁如一碗甜净的鲜奶子；有的冲动暴烈如撼动山谷的瀑布；有的深沉莫测如一汪无底的深潭……而张青，我们这部小说的主人公，便是这许许多多干部里头的一个。一提起他来，戈县的许多人——有干部，但更多的是老百姓——就要动感情。草原上的好汉子不说脖子以上的話。他们会极激烈极认真地以神圣的“三宝”起誓，红头胀脸，唾沫星子直飞到你脸上，强调他是个好人，有本事，跟老百姓贴心，心地如白雪般纯洁，行事似箭杆般端直，等等等等。总而言之，亚古西扎都！但当然，也有人对他翻白眼，甚而至今还在背地里嘀咕，认为当年给他扣上的那顶“反革命分子”帽子，

不算冤枉。这种现象并不稀奇，要不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说世界是矛盾的辩证的哩？这里顺便说一句，草原上可是不兴随便乱说毛主席坏话的。老百姓至今还感念他老人家当年把大家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恩情。对于所谓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路线问题，下面的一般说法是：“老人家的经还是好经，就是给歪嘴喇嘛念岔了意”。当年佛祖的教诲何等慈悲，可是号称是他忠实信徒的喇嘛、堪布们，不也有许多照样贪财荒淫、为非作歹，大逆佛旨嘛？你若想进一步辩清理论上的是非，对不起，人家屁股一转，穿着宽大皮袍的脊背象堵墙，才不理你会你呢。

不过，任别人如何争议激烈，张青本人，却已经看破红尘，摆脱了这些尘世间的纷扰。他怎么办呢？他睡觉。或者更确切地说，他得了一种叫人哭笑不得的毛病：夜里一个人时，常常瞪着两眼成宿成宿睡不着；白天在人群里，却又特别地嗜睡。按现代科学的说法，大约他体内的生物钟出了毛病。

睡魔的威力有如醇酒，力士都抵挡不住朦胧的睡意。发展到后来，以至于在任何最不相宜的时候——譬如说新“突击”上来的县委书记，正“意气风发”、“斗志昂扬”地巍坐在大礼堂的高台上，作全县“学大寨”运动取得辉煌成绩的大报告；或者老油条的政工组长（不久以后改称“组宣部长”），又搬出他那不知真假的“血泪家史”，声泪俱下地控诉“四人帮”的庄严时刻——前不久，此人曾以同样的内容，声泪俱下地痛斥过“邓记还乡团”；如果再往下推，则类似的煌煌战绩更是不胜枚数——张青却常常靠墙角歪着身子，肥硕的下巴搁在宽厚多毛的胸脯上，沉重的眼皮挣扎了

几下终于闭上，甜甜地打起低沉而清晰的鼾声，引起人们哄然失笑，搅得会堂秩序大乱。

这种不合时宜的嗜好，当然会招来上司的赫然震怒，降下令他叫苦不迭的惩罚。连张青本人也曾捶胸顿足，颇示悔意。但怎奈山河易改，秉性难移。强自收敛几天后，他又依然故我。好在久而久之，人们便也司空见惯，不惊不怪了。

那些年头，“运动”太多，人们象斗红眼的山鸡似的，老是伺机你狠蹬我一爪，我猛啄你一嘴，花样百出，防不胜防。谁也料不准那些公开的冤家对头或“亲密的同壕战友”，会在这个或下一个“运动”中，挖下什么样的政治陷阱等着自己。所以反而显得他这样稀里糊涂与世无争的角色，最没危险。因而到后来再发生类似的情况，主持会议者，往往只瞪他一眼了事，不屑与他过多纠缠。张青明知就里，偶然眼睛里也会跳闪一下火花，嘴角掠过一丝不知对别人还是对自己的嘲讽。但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乐得无拘无束，整天价睡够了觉就找几位棋迷朋友，上家来下棋。

然而，妙不可言的是，在他这么打发日子之后，他在县里的“舆论”却如初三的月牙，亏极而盈，渐渐转入佳境。县上好几位颇有身份的人物，在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场合，都曾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宽宏大量说：“张青这个同志，虽说有点懒散，但是心地忠厚，为人还是不错的嘛”。

呜呼，一声“同志”的称谓，一个“不错”的评价，当年沦为“反革命”时，百般求之而不得，如今却象琼戈湖上洁白高贵的天鹅，不请翩翩而至，竟然飞落到他的头上了，这该是何等的幸运啊！但张青听了，却默然苦笑，唯独眉梢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。

哀莫大于心死。张青的心已经死了。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是他已经想叫自己死心了。然而，活人的心，要想象一口枯井那样，不起半点微波，也真叫难。

张青住的屋子，位于县委大院的西北角。是一排破旧的土平房中的一间。藏式房子，顶都是平的，四周没有什么明显的屋檐。抹着泥巴的屋顶上，枯草的断茎在寒风中瑟瑟抖索，墙头伸出半截屋顶雨水的水槽，快烂成酥松的银灰色朽木了。四面的墙壁都是土墙，近乎北方的“干打垒”。不过，也许因土质或技术的关系，还远不及“干打垒”结实。而今年深月久，从屋外看，一个个窟窿，一道道裂缝，都用烂泥巴或稀牛粪对付着糊着，其陈旧破败的可怜相，比之县里新建的那两排堂皇舒适的新住宅，真不啻乞丐身上的烂布片之比皇帝的新衣。有人曾鼓动张青，以他在戈县工作多年的资历，兼最近落实政策的有利时机，满可以找县委办公室“理论、理论”，另外换一间较好的屋子。但张青不干。他这个人随遇而安惯了，一向怯于为自个的事找别人争闹。况且，这屋子是当年刚开辟工作时，戈县第一任县委书记，他所最崇敬的老季同志住过的，后来老季病重回了内地，屋子便留给了张青。他这个人念旧，真要搬到别处，还有点舍不得。

每年总有几次，区上的干部集中到县里来开会。区干部里有一位叫扎西卓玛的女同志，有空就到张青这里来。张青的屋子，一切都乱糟糟的。满屋里只有墙头一只镜框还算整洁。镜框里镶着张青的妻子李淑娟的照片。不过，她早已长眠在县委院子右面二里来地，斑鸠河边的土坡上了。只留着她这张放大的十二吋遗象，还无可奈何地默默关注着丈夫的这间可怜的屋子。那神情，善良忧郁得叫人心痛。

扎西卓玛每次一来，就用她那双勤快而富有条理的女性的手，将屋里屋外乱糟糟的一切，迅速地收拾得干净利索，然后，她会怀着沉痛的思念，久久地端详李淑娴的遗象，再望望垂着头，哀戚地一语不发，枯坐在屋角小卡垫上的张青，她那双眼角已有了细碎的皱纹，但仍然非常美丽的大眼睛里，会慢慢噙满泪水。她会掏出手帕，将遗象镜框玻璃上新落的灰尘，细心地擦拭得干干净净，完了再搬张小凳，坐在张青侧对面，默默地、关切而怜悯地凝望着他那苍老而凄楚的脸。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：相知太深的人，相对独处，却往往反而无语可说。她来了，张青感到屋子里好象随她而带进了格外多的阳光，变得温暖又亮堂；她一走，这屋子就又变得阴冷而凄清。可是当两人默默相对时，却又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夜深了，卓玛临走时，她会把自己粗糙而温暖细长的手，悄悄地放在张青那一动也不动的硕大的头颅上，轻轻地温柔地抚摸着他那明显日益增多的白发，好半天，才幽幽地长吁一口气，拉开板皮钉的房门。她走了，沉重的脚步带走了她忙碌的身影，也带走了张青心里的什么，使他觉得这屋子更加空空落落。

张青跟乡下老百姓关系好。每当秋风卷去草地的绿色，肃杀的严冬急骤到来之后，无论天头多么酷冷，牛粪如何难买，总有在凛冽的风雪里也光着一条黝黑的粗膀子的藏族牧民，从遥远的牧区赶着牦牛，驮来一袋袋特意为他挑选出来的最好的干牛粪块，穿着生牛皮靴或红绿氍毹面纳底藏靴的大脚，迈着沉重而有力的步子，以一种执拗的沉默，坦然地迎着县上某些人异样的目光，一直送到张青屋子门口。卸了牛粪，他们会跟张青一道默默地大碗喝着青稞酒。酒也是他

们装在小牛皮酒囊或白塑料桶里，放在牦牛背上驮来的。分手的时候，这些牧民会全不顾那些探头探脑跑来窥视的人们，脸色是如何难看，一个比一个更用力地跟张青拥抱贴脸，行着碰头礼郑重告别。他们会眼角挂着泪珠，强壮的大手拍打着张青的肩头，粗亮的嗓门感情深重地反复叮咛：

“格张啦，天太冷，您的身子弱，牛粪要多多地烧。烧完了我们多多的送来！您放心，哪怕怒江的激流都冻成了冰川，哪怕河滩上的鹅卵石都冻裂了嘴，我们也决不会叫您冷着的！”

叮咛声中，赶牦牛的牧人走远了；走远了的牧人牵走了张青的心。痛苦的回忆，象一群耗子那样，咬噬着他那被滚烫的友情温暖过来的心灵。这时候，即使有棋迷朋友再来找他下棋，他也会下着下着，突然一下陷入了什么可怕的思维里而半空中停住了捏着棋子的手，怅惘地东张西望，仿佛想寻找什么失去了的东西似的。朋友们都知道，在这种时候，他最害怕抬起头来看挂在墙上的另一个镜框。那里镶有他年青时的照片。那时，他年轻、精神，穿一身合体的藏装，骑一匹骏马，和许多藏汉族同事、朋友一起，奔驰在藏东北的深山旷野之中；清秀的眉宇间，洋溢着一种英锐、要强的朝气。假若我们能够把这位青年从照片上请下来，那么，故事将这样开始——

第一章

公元一九六〇年冬，拉萨的一个晴朗的早晨。

张青脱下头天义务劳动时弄脏的外衣，换上一身用最近的稿费新添置的漂亮合身的藏装，兴致勃勃走出报社大院。他很年轻，虚岁才二十二。可是自从十七岁那年，以全院新生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，考入内地一所著名的民族学院，他已经埋头埋脑学了四年多藏文，如今正在这里搞毕业实习。半年多来，高原劲峭的风寒粗糙了他的肌肤，紫外线特强的阳光，炙黑了他的脸膛。他最近下乡刚回来，是到山南的一个偏僻的边境小宗，结合“民改”扫尾工作，搞了一段口语实习。也许是因为这次下乡，学业上取得了丰硕的收获；也许是乡下翻身农奴大步迈向自由幸福的新生活时，那种喜悦的心情感染了他，他那青虚虚的眉峰处，早先时常隐隐可见的忧郁的眉结，象被和风吹走了似的。消散得无影无踪。线条柔和的嘴角，也流露出心地纯洁、精神上充实的年轻人所持有的那种明朗率真的笑容。这笑容象一道阳光，照亮了他那张嘴唇嫌厚的，略带娃娃相的宽圆脸，使他这平淡朴实的相貌，竟变得意外的生动灵秀、朝气蓬勃，十分地讨人喜欢了。

两个来月不见，拉萨这座高原名城，在他眼里变得更加可爱了。高原上早晨的空气是多么清冽啊。深深吸上一口，凉丝丝、甜津津的，分外爽人肺腑。纵目远眺，四周的群山重峦迭嶂，拱围着这一大片刚刚结束秋收的肥沃宽广的河谷。朦胧的远树，掩映着田野里散着的一幢幢小小的农舍，和一座座西藏特有的石砌水磨房。每天清晨，乳白色的翻滚的云海，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银白色的覆雪的群山，抹上了一片瑰丽的霞光。假如站在云端遥望，拉萨恰似一朵巨大而神异的金玉莲花。周围起伏的山峦，好象这莲花层层迭迭的吉祥花瓣，市中心突兀耸立的红山上，那金顶灿灿的布达拉宫，恰似这朵神奇莲花的绚丽耀眼的芯房。难怪形象思维特别丰富的藏族同胞，要把这里比作是佛教传说中的须弥圣境。^注

火球似的太阳渐渐升起，阳光烤得人脊背暖洋洋的。晨雾早已消散，天空没有一丝浮云。蓝天吸引住了张青的目光。啊，拉萨的天空可真美呀！幽深碧透的穹苍，蓝得象一片水中刚捞出的玻璃，象一汪明净深邃的海子，象一块晶莹透明的神话中的蓝宝石，美得简直叫人心醉。

也许是阳光的折射，也许因为空气透明得没有一丝半星的尘埃，远处那宏伟壮丽高耸入云的布达拉宫，忽然清晰得恍如近在眼前。蓝天映衬着它的白墙红檐，映衬着它那华贵灿烂的飞檐金顶，显得格外醒目，连它那气魄宏伟的千门万窗，以及门檐窗楣飘动的带褶的白绸帘布，都历历在目，好象伸手就能够到似的。

注：拉萨，藏语是“圣地”的意思；布达拉，即“普陀罗”的转音，佛教传说中的须弥圣山。



打天不亮时起就虔诚地绕着布达拉宫、龙王潭转经的老阿爸老阿妈们，这时摇着银子或铜制的玛尼经筒，陆续归来了，多半还半垂着眼睑，边走边拨动绕在手上的念珠，嘴里喃喃不息地念颂着“唵嘛呢叭咪吽”。几只卷毛狗，互相追逐嬉闹，围绕着自己的主人撒欢。老人们见到这个可爱的年轻人，常常禁不住主动朝他慈祥地点头微笑。这在张青心里唤起了一种异常亲切的感情，他也微笑着点头回礼。如果不是因为懂得此刻老人们颂经的功课不便打搅，他真想停下来，亲热尊敬地向这些波啦莫啦们问候吉祥。

走过这一片开阔的空地，再穿过几条小巷，便来到繁闹的市区。汽车满载着水泥、砂石、钢筋、木料，风驰电掣，南来北往；大批大批的民工从各地汇集到拉萨，蛛网般的脚手架搭得到处都是。各机关各企、事业单位的藏汉职工，正在一个个建筑工地兴高采烈地参加义务劳动，好象大家都在争着抢着，要为古城的新生，倾注进自己的一份心血和汗水。

头年，也就是西藏现代史上著名的藏历土猪年，三月里，拉萨城里城外，硝烟滚滚，枪炮齐鸣，一场叛乱旋起旋灭，政权落到了人民手里。市人民政府一成立，立即就统筹规划，改造旧街，拓建新区，开始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。

西藏和平解放八、九个年头了，噶厦政府倒行逆施，拉萨的旧貌没有多大改观。金碧辉煌的寺院脚下，照旧匍伏着穷人低暗破败的窝棚；贵族豪门那林卡掩映着的高大华美的楼房旁，依然麇集着贫民们脏烂不堪的小帐篷。城区大多数居民的房子窄小阴湿，泥泞的小巷积着一潭潭的污水。从市中心红山的石阶高处往下望，拉萨的许多地方都是荒野泥塘和贫民窟。泥塘里杂草丛生，野兔黄鸭乱窜乱飞，天黑之后就

没人敢从那儿经过。贫民窟到处是蓬头垢面，骨瘦如柴的游民和乞丐，他们身上披的那脏烂的毯子片，连地狱里的鬼看了也难受。那儿满地尽是牛羊的蹄角、啃剩的骨头、乌七八糟的垃圾和随地乱拉的人畜粪尿。长毛纠缠着草屑屎渣的野狗，成群结队地追逐着人，“汪汪”乱咬。浓烈的腥臭气息，熏得行人掩鼻欲呕……

如今这一切正在改变。芦苇塘正在填平，肮脏的贫民窟逐渐消失，崭新漂亮的住宅、商店、礼堂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前不久的荒野空地上。张青惊讶而兴奋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，真切地感到社会主义祖国给新生的西藏注进了生命的浆液，感到民主改革后，高原上新生活的强劲脉搏。

从繁闹的集市文登冲康往西不远，便到了相传是唐代文成公主勘地镇邪，帮助建造起来的著名的大昭寺。大昭寺藏话叫“祖拉康”，意为“大寺庙的汇集”，占地辽阔，殿宇轩昂，气魄十分宏伟。大昭寺的寺门向西，恰和远处巍峨的布达拉宫遥遥相对。门口对街，竖有标志着汉藏两大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的唐代“甥舅同盟碑”，还有大唐文成公主手植的唐柳。藏族老百姓尊崇有关公主的一切遗迹，把这株唐柳称做为“觉阿乌扎”，意为“佛的头发”。唐柳上挂满了彩色的经纸、经幡和祈福的哈达，坚硬如铁的石碑正面，竟被千百年来朝佛的人们，用沾酥油的手摸出了一个个深坑。大昭寺里香火鼎盛。成百上千的朝佛的老百姓，手捧装满酥油的铜质或银质的灯盏，喃喃祈祷着涌进寺内各个幽深昏暗的佛殿。佛殿里千百盏长明灯灯光摇曳，黑烟腾腾，钟钹声、颂经声、人语声，汇成一片嗡嗡声。门口的空场上，还有数不清的人，全身匍地磕着等身长头，此起彼伏。大昭寺里供奉

着成千上万尊佛象，其中最著名的，是当年文成公主从长安带来的一尊释迦牟尼铜佛。藏族老百姓相信这是佛祖十二岁时的等身法象，并经佛祖本人亲自加持过的，具有无边的法力神通。年年月月，吸引着远近无数进香的人们虔诚的朝拜。

狂热持久的宗教崇拜，是藏族人民生活中的一种特异现象。张青在学校里，和老师、同学们曾多次就此展开过探讨讨论。但今天他主要关心的还不是这个。

围着大昭寺修筑成的八角街，过去和现在都是拉萨最繁华的商业中心。民主改革到现在，已经过了两次收获的季节。西藏各地穷苦的老百姓，手里分到了牛、羊、马、驴，分到了草场、土地，又获得了人民政府分发的大批无息生产贷款，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，如今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他们手上有了粮食，有了酥油，有了羊毛、皮张和肉食，有了鼓鼓囊囊的钱包，腰杆子硬了，心气也高了。于是趁着这秋收刚结束稍有闲暇的大好时节，探亲访友的，添灯朝佛的，按自古以来的传统，赶着驴马牦牛，驮上盐巴、畜产品来搞农牧交换的，特意到拉萨大公司和八角街市场添置衣着服饰日用杂物的，以及事先没有任何明确打算，就是因为腰里有了钱，心里又高兴，乐意上“圣地”拉萨到处逛逛，开开眼界的人们，前呼后拥，兴高采烈，潮水般涌进了正在繁忙建设中的拉萨城。

国营贸易公司新开张不久的各个门市部，从早到晚，人挤得几乎转不开身。八角街上、离八角街不远的冲赛康、文登冲康两个大型集市上，以及这一带随处可见的搭着遮阳棚布的小地摊周围，更是闹闹嚷嚷，人声鼎沸。

这里有穿着厚厚的光板老羊皮袍，一条黝黑得象涂了一层釉的臂膀裸露在外的粗犷的藏北牧民；有足蹬勾尖牛皮藏靴，腰插长刀的剽悍的康巴人；有衣着整洁，黑氍毹袍外罩着长条坎肩的工布人；有穿着镶十字花边的灰白原色细氍毹藏装，或者藏袍外套着无袖彩条短坎肩的山南人；还有头上梳了许多极细的辫子，辫梢处叮叮当当缀了好多银元、铜片的青海玉树入。真是五方杂聚，熙熙攘攘。万头攒动的人海里，有不少草绿点子。那都是戴着一顶新旧不等的解放军军帽的男女青壮年，有的帽上还缀着鲜艳的五角红星。看他们的神色，好象戴了这么一顶帽子，自己便也分沾了“金珠玛米”的光荣，格外地值得骄傲。他们大多是前好几年解放军修筑青藏、康藏公路时招募的民工，黑红的脸膛上似乎还存留着当年架设“金桥”时经受的风霜辛苦。

人多了市场格外繁荣。文登冲康的肉市、马市、牛市、酥油盐粮交换市上，粗犷的牧民和农区来的精细的庄稼人，气魄很大地进行着一笔笔数额不小的交易。八角街和冲赛康一带，坐店的商人和摆小摊的小贩们，见顾客如潮、买卖兴隆，一个个分外抖擞起精神，争相把自己最好的货物擦拭得崭新品亮，放在摊柜的最显眼处，应答顾客也特别殷勤周到。

闹哄哄的人流来回拥挤。评品比较的讨论，显摆夸耀的赞辞，再加上围绕八角街转经磕头的人们呢喃的祈祷声，汇成一片喧嚣起伏的声浪，传播到很远的地方……

张青下乡前，跟报社工商组的记者一道，对拉萨的商业经济作过一些调查研究。

解放前西藏的商业很不发达，主要操纵在尼泊尔、印度